

鼓浪屿的西班牙船长墓



城市记忆

客死异乡的西班牙船长，孤独地埋葬在鼓浪屿的山坡上，日日眺望大海……
萧春雷



■鼓浪屿南岸草坪上的西班牙船长墓。



回首当年

奔跑的青春

张阿平

青春是美好的，却又是短暂的。记得在中学生时代，我不仅热爱羽毛球，还热爱田径，尤以短跑见长。短跑运动是我学生生活里的一道彩虹。

我在平和县第一中学念初中的时候，有幸被遴选到学校田径队集训，准备参加全县中学生田径运动会。那时的我个头小，体力也不足，心里喜忧参半。暑期集训的集结号响了，每天上午八点，我准时到学校报到，开始田径训练。

早晨，阳光刚洒满学校宽阔的操场，我们就进行热身准备活动，调整呼吸，不管是蛙跳、跳山羊，还是俯卧撑和高抬腿，每个动作都要做四五组。紧接着教练便按照计划，从速度到耐力，从力量到柔性，全方位对我们进行科学的训练。除了周日休息，我们整天都在训练。记得最艰苦的是“跑课”，我们顶着炎炎烈日，在晒得滚烫的跑道上奔跑。

身材黑瘦的周教练，脸上似乎从来没有过笑容，总是板着一副面孔，发出震耳欲聋的“速度，速度再快些”的呼喊声。我们只能铆足劲头，摆动双臂，迈开双腿，咬紧牙关，奋力狂奔。

周教练说短跑也是一项技能，一靠爆发力，没有力量就没有爆发力；二靠过硬的技术；爆发力和技术的完美结合才能有好的成绩。在他的指导下，我不断总结经验，吸取教训，逐渐领略到短跑艺术的真谛，阶段测试成绩一次比一次好。

秋风习习，阳光明媚，全县中学生田径运动会终于召开了。我先后参加了100米和200米短跑赛，每个项目都是5个运动员一组。随着裁判员的一声枪响，我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，一路向着终点冲刺，把其他运动员远远落在后面。呐喊声、加油声就像阵阵浪花，激动人心。我获得了全县中学生田径运动会短跑100米第一名和200米第二名，为学校赢得了荣誉。

正是通过高强度的田径训练，我懂得了“行百里者半九十”的道理。后来，不管我遇到什么磨难，都没有止步于“九十”，而是硬熬过去。我知道，人生必须拼搏努力，永不言弃。

1 客死他乡的西班牙船长

观海园位于鼓浪屿南部田尾路，因没有对外开放，游客罕至。

我们要看的西班牙船长墓，坐落于山坡上的一片草地上。草地前面，有两株高大的柠檬桉。透过树干的间隙，可以望见空阔的九龙江口和远处的漳州港。

西班牙船长墓没有封土堆，只是躺在草地上的一方花岗石板，长方形，上面刻有几行西班牙文，我只认得最后四个花体阿拉伯数字“1759”。石板靠里的一头，有个方形空洞，正好穿过一个立起的“十”字形花岗岩墓碑。墓碑的出头部位，又镌刻了一个“十”字纹饰。

不知道石板上的西班牙文究竟写了什么。我查了一下资料，按鼓浪屿管委会的说法，碑文说的是一位西班牙船长1759年病逝于鼓浪屿，安葬在这里。

西班牙船长墓是上世纪90年代发现的。观海园度假村有限公司平整土地，种植草坪，将墓碑石碑移至他处保存。据说当时并没有发现墓葬遗迹。

据靳维柏主编《鼓浪屿地下历史遗迹考察》介绍，2012年，为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，鼓浪屿管委会对西班牙船长墓原址进行了发掘，一无所获，然后将墓碑移回原址。

对于鼓浪屿这样一座小岛来说，1759年，像是回到了史前。30多年后，马嘎尔尼率领的英国访华使团才前往北京；80多年后，才爆发鸦片战争。

显然，这位船长是从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驾驶帆船而来的。那时候，厦门港不许外国船只靠泊，他们只好在附近的鼓浪屿上岸，谁知竟死在这座小岛。

2 当年同船死去的或另有3人

鸦片战争之前，虽然有不少欧洲人来到鼓浪屿，但文献记载罕见。

鸦片战争之后，英国人占领鼓浪屿，并对这座小岛的历史做了一些探究。

靳维柏主编的《鼓浪屿地下历史遗迹考察》一书，引用英国人赫伯特·艾伦·翟理斯1878年所著的《鼓浪屿简史》记载，转抄如下：

“鼓浪屿东北部海边有一片混杂着一些古旧墓碑的外国人葬地，有些碑石因年代和天气的原因而字迹全都模糊，难以卒读。以下几篇铭文是从紧靠着孟逊医生公馆那里被找到的：

兹长眠着成功号前指挥官史蒂芬·巴克上尉的遗体。亡故于1700年10月18日，享年49岁。”

兹长眠着特朗布尔号亨利·道菲尔德的遗体。亡故于1698年9月6日。”

庞嘉锡兰的多明戈和其他两个菲律宾的印度人之墓。亡故于1759年10月某日。”
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条。来自菲律宾的“庞嘉锡兰的多明戈”和两个印度人，与所谓的“西班牙船长”，都于1759年埋葬于鼓浪屿，只是分别位于两个地方——屿东北和屿南。推测过去，他们很可能是一起的，死去4人，颇为凄惨。

遗憾的是，鼓浪屿的外国人墓葬，很多都已不存。那块翟理斯记录的“多明戈”墓碑下落不明，倒是他没有提及的“西班牙船长”墓碑，奇迹般遗留到今天。

光绪十三年(1887年)，前通商局曾在田尾路原英国领事官邸旁、土名牛脚廓一公墓立石勒碑，碑文称：“鼓浪屿孤峰独耸在水中央，昔时居民寥落，厦之无莹田者，每葬于此，代远年湮，累累者渐为平地。”

我们看老照片，不论厦门岛，还是鼓浪屿，到处都是墓冢。1927年1月2日，离开厦门前的鲁迅特地到南普陀寺附近的乱坟岗拍照，并给许广平写信说：“今天照了一个照相，是在草木丛中，坐在一个洋灰的坟的祭桌上，像一个皇帝。”他还在照片上题字：“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。”

了解了这些，我们就知道，为什么欧洲人在鼓浪屿居住，最早成立的一个组织是“鼓浪屿道路墓地基金委员会”。后来，鼓浪屿建成了三座外国人公墓：番仔墓、日本人墓地和基督教徒公墓。

1759年的西班牙船长，客死异乡，孤独地埋葬在鼓浪屿的山坡上，日日眺望大海。

3 鼓浪屿的中外坟冢

在古代，鼓浪屿就以坟冢累累出名。

李启宇《鼓浪屿史话》称，清代鼓浪屿的土地无人管理，先占先得，多被贫穷的厦门人家作为墓葬之地，下葬后就无人过问，逐渐变成无名坟冢。清



►石板上的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数字“1759”。